

龙东林 谢沫华 主编

东亚民族 造型文化

——中韩民族造型文化
国际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



云南科技出版社



责任编辑 孙琳
王超
封面设计 杨峻
责任校对 叶红
责任印制 董花



Nationality's Plastic

Culture in East Asia



ISBN 7-5416-1687-7



9 787541 616877 >

ISBN7-5416-1687-7/G 224

定价：28.00元

G122:Jo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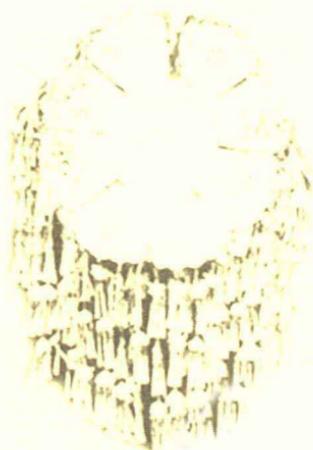
L762

Nationality's Plastic Culture in East Asia

东亚民族造型文化

——中韩民族造型文化
国际学术研讨会
论文集

龙东林 谢沫华 主编



云南科技出版社

昆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亚民族造型文化:中韩民族造型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龙东林,谢沫华主编.—1版.—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2.8

ISBN 7-5416-1687-7

I.东... II.①龙...②谢... III.造型(艺术)—民族文化—中国、韩国—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J06—53

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云南新闻出版大楼 邮政编码:650034)

云南国浩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13.25 字数:330千字

2002年8月第1版 200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500册 定价:28.00元

在中韩民族造型艺术特别交流展暨 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艾远津

(昆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各位领导、各位中韩两国的来宾和专家学者、造型艺术工作者、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前来参加“中韩民族造型艺术特别交流展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我谨代表昆明市人民政府对此次中韩民族造型文化交流活动的成功举办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民族造型文化和造型艺术是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表征，是各民族生命智慧的结晶，是人类共同的文化精神遗产。云南是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众多的省份，全省 26 个民族都有自己灿烂多彩的造型文化和造型艺术。昆明作为云南省的省会城市，历史文化名城，更是一座凝聚着众多民族文化精神的城市。在过去七千年的历史中，昆明地区各族人民共同开发和建设了这座城市，并在生产生活和社会文化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造型文化和造型艺术。中国的各级人民政府历来重视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扬，云南省已经把建设民族文化大省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作为中国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的昆明市，近年来在保护与发展民族文化和民族造型艺术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我们恢复重建了具有城市文化象征的金马碧鸡坊，修整了东西寺塔和真庆观等一大批历史文化建筑。2000 年又具体承办了“首届中国民族服装服饰博览会”和“首届中国民族服饰文化研讨会”，有力地促进

了昆明地区民族文化的发展。但是,这些工作还在起步阶段,还有很多工作需要进一步地开展。

韩国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国家,作为东亚的先行工业化国家,在处理工业化、现代化与保护和發展民族传统文化关系方面,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和做法,这对中国民族文化工作者、研究者和管理者都有极大的启发和借鉴作用。我们衷心希望通过这次交流活动将推动双方在民族文化的保护与继承方面的多层次、多角度的合作。

文化的交流与沟通是其他交流与沟通的思想基础,这次韩国晋州市代表团还将与昆明市有关部门探讨两市之间开展经济技术和工商贸易合作的途径与可能。这正说明了文化交流与经济合作之间的密切关系。我们衷心希望双方能够在此基础上展开更广泛的合作。

我们衷心地祝愿此次文化交流活动顺利进行,圆满成功!

谢谢!

2001年7月6日

刊行祝辞

金英淑

(亚细亚民族造型文化研究所韩国学会会长)

中韩两国人民,有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的优良传统。昆明市社会科学院,即将编辑出版中韩国际学术大会论文集。我很高兴。这对两国的文化交流,文化发展,社会进步,都起到巨大的作用。首先感谢昆明社会科学院院长龙东林、云南民族博物馆谢沫华馆长为首的学者、专家及全体工作人员。

虽然,韩国与昆明的文化交流历史不长,但成绩很大。这都离不开社会科学院龙东林院长为首的为两国交流努力工作的全体成员,我再一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将来的交流,不能局限于服饰,要扩大交流的范围:民俗、宗教、教育、产业等多方面领域。为了促进我们的交流,我们双方还要努力做大量的推进工作,并在专门领域里进行更深入的共同研究和交流。

这次两国的交流展和国际学术会议,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并且通过这次活动,韩国学到了云南在复杂的自然环境下所形成的丰富的文化,并认识到云南文化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这对在韩国宣传云南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

文化,并不是靠某一个人来创造的,是一个民族、族群的精神、思想和审美的共同结晶。文化,包含着—个民族在整个时代的思想,也反映他们所追求的理想。这正是不能随心所欲地诠释民族文化而要原封不动地加以认识的原因。

21世纪是全球化的时代,真正的友邦,必须把理解对方的文化,作为合作的出发点。云南和韩国,虽然有不同的环境和历史,但文化方面

有很多的共同点,我们共同寻找文化的传统性和特殊性。为了我们学会和昆明社科院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让我们共同祈祷吧!

序一

引进“民族造型文化”研究 推动民族传统文化保护

龙东林

(昆明市社会科学院院长)

2000年7月,当首届中国民族服饰博览会在中国昆明隆重举办之际,以韩国亚洲民族造型文化研究所所长金英淑教授为首的韩国服饰文化代表团到达昆明。这个代表团的到来,使正在参加首届中国民族服饰文化国际研讨会的中国学者们首次接触到了一个新的概念:“民族造型文化。”在这次服饰文化的实物与学术的交往中,我们对“民族造型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开始有所了解,在随后对韩国进行的3次学术性考察中,又对开展民族造型文化的现实意义有了一些初步的认识,也因此感到有向中国学术界引入这一学科的迫切性。

一、开展“民族造型文化”研究是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

近年来,在国际民族学和文化学领域,“民族造型文化”研究正成为一股新兴力量崛起,韩国、日本、泰国、马来西亚等国都有一批知名学者和学术机构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日本、韩国、泰国等地还成立了跨国的国际学术研究团体,专门从事亚洲各民族造型文化的研究。“民族造型文化”是英语 Ethnic forms and culture 的日、韩两国的汉字意译。此学科崛起于20世纪50年代,其主要背景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的世纪潮流中,一些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受到巨大的冲击,大量的具有民族文化特征的城市、乡镇、街区和建筑群、建

筑物等在城市急剧扩张和更新的口号下消逝湮灭,大量流传千年的独具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服装服饰、风味食品、民俗民风、民间手工艺和演艺等迅速退出现实生活,大量的手工艺品被机器制品替代,大量的民间民俗技艺、演艺被电影电视等现代媒体和强势的现代文化吞噬。举目皆是的流行时装、流行打扮、流行音乐和无处不在的现代生活用品、现代生活工具、快餐食品等使流传千年的各类传统工艺、传统文化在转瞬之间消失殆尽。面对如此剧烈的变革,一些民族学者、文化学者和历史学者积极地行动起来,为挽救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为有效而准确地继承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涵和外在形式、形制,准确而细致地保护传统文化的基本形态,运用民族学、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的理论,采用考古学、考据学和文化分类、社会调查以及物理分析、化学分析等科学方法,对民族传统文化形态进行综合系统的研究,逐步形成了一套对民族文化形态进行系统研究和把握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

由于民族造型文化的研究具有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发掘和发展的功能,使之在一些民族文化传统较为独立的单一民族国家得到强烈的反响。在日本、韩国等单一民族特征突出的国家,民族造型文化研究迅速发展,不仅形成一大批学术研究机构 and 学术团体,而且其研究成果也在国家民族文化和历史文化的保护与利用方面起到很大作用,为增强这些国家人民的民族认同和爱国认同起到很大作用。日本民族造型文化研究所的金子量重教授是日本民族造型文化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他对民族造型文化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做了切合亚洲民族特点的改造。他运用民族造型理论对东亚民族造型文化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并将民族造型文化研究的理论介绍到东南亚国家。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日本文化寻根热就是一批民族文化学者通过民族造型文化的比较研究形成的。韩国民族造型文化的开创者金英淑教授,20世纪60~70年代在日本进行民族造型文化的学术调查,通过造型文化学的理论分析和方法,对流散在日本的韩国历史文物进行追索,对历史上日本强加给韩国的一些旨在日化韩国文化的文化要素进行了辨析,在不

断清除日本殖民文化的因素同时,查找到了韩国在日本占领时期为日本掠劫的大批文物的下落,为韩国政府向日本追索被劫文物做出突出的贡献,也因此而推动了韩国民族造型文化的发展。

“民族造型文化”的研究对象是一个民族(族群)历史文化的传统形态,包括具体的造型物和造型术的发生、发展过程,它的工艺特点、技术特点和外在形态、样式,造型物的总体特征、布局及其蕴含着的文化、宗教、政治理念和审美评价等物质和意识的内容。这些具体的造型物大到一个城市的总体布局及设计思想、内部结构、功能分区,小到一个指环的样式、花纹和制造工艺。研究者利用文献记载、文物考证、实地勘察、取样分析以及实物对比等方法,使造型物和造型术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得到揭示,使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得以在器物和造物两个方面得到阐发和理解,进而获得纯正、真实的民族文化发展的基因。这些造型物的形态反映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历史,反映着一个民族对自然、社会的感知,蕴含着一个民族的宗教情感和哲学思考,是人类生命意识的表达。因此,开展民族造型文化研究是正确认识民族文化传统,正确认识民族文化心理,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认识工具。而实际上,当今世界上很多国家的造型文化研究成果正被广泛应用于世界文化遗址和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引进“民族造型文化”这一科学概念,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大国是极为必要的。

二、开展中国民族造型文化研究的条件与前景

“民族造型文化”在中国虽然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和一门新的学科,却有着广泛的受众和广阔的发展前景。首先,中国虽无专门的民族造型文化理论和研究者,但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重视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的国家,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民族造型文化的继承和传播者就是孔子。“寓理于器”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一大特点,揭示“器”中之“礼”就是孔子的擅长。孔子将周代的各种传统造型物和造型文化特别是一些与政治意识和政治制度有关的造型文化视为“礼”的表现形式而进行详尽的研究,他把各种有关的服制、礼制的文化内涵揭示出来,并将之传播

出去,继承下来。他对有关周礼的服饰和祭祀的各种器物形态从政治寓意和文化符号的角度加以订正,对其所述时代的制度表征——器物和造物的形式、形态予以文化和制度的解说。在孔子的倡导下,形成了以专门研究和继承“礼”为己任的儒学。孔子本人的一些被后人视为癖好的行为习惯,如“割不正不食”、“喜闻韶乐”等,现在看来,正是其在研究和继承民族传统造型文化方面执著实践的表现。在孔子开创的儒学的学习方法中,也有许多有利于民族造型文化研究和传承的传统和方法,其中最有效果的当推“述而不著”式的传授方法,它使历史文化的原貌在“述”的过程中得到较为真实的传承。孔子及其儒家学派的治学方法和理论可说是中国开展民族造型文化研究的深厚“家学”渊源。

其次,中国已有大量从事与民族造型文化研究相关和类似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有一支可以借用的科研队伍。中国的考据文化和考证方法有着悠久的传统,这就为开展民族造型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事实上,敦煌莫高窟的考证、秦始皇兵马俑和铜车马的研究等,都可视为比较成功的民族造型文化的研究范例。而在民族建筑领域,以梁思成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对中国各地古建筑物进行的全面细微和系统的调查考证登录工作,更是中国在民族造型文化研究方面的领先之作。从民族学研究方面看,建国以来,我们进行了大量的民族识别工作,运用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理论,对复杂的民族(ethnic group)关系进行了分类和整理,确定了全国 56 个民族的识别基准。20 世纪 50~80 年代,我国对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长达 20 多年的民族调查,对各少数民族的生产工具和建筑、服饰、头饰、习俗、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等进行了多角度的普查,形成了极为详实和珍贵的民族造型文化方面的研究资料。一大批民族学工作者深入少数民族聚居地,对各少数民族的衣、食、住、行、婚、丧、祭祀以及宗教仪式、庆典、娱乐、绘画、舞蹈、音乐、生活、禁忌等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记录。这些成果得到了国际民族学界的高度重视,也为我们今天引进和开展民族造型文化研究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其三,“民族造型文化”的复兴趋势正在形成。民族造型文化是不

同地区、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少数民族心理文化背景的折射。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在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日益趋同的大潮之下,抢救和整理、继承民族造型文化的现实意义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近年来我国广大少数民族聚集区开展了很多以本民族文化造型为特征的文化活动,发展了一大批利用民族造型文化特征和文化符号、文化形制制作的旅游文化精品和纪念品。民族服饰、民族建筑、民族歌舞、民族特色的饮食文化已经成为发展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重要领域。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商界强人,都已经把“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一名言看作是今日文化产业发展的箴言。“民族造型文化”研究的引进和开展,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社会基础。

三、开展中国民族造型文化研究的困难与问题

开展中国的“民族造型文化”研究,虽然有很多积极的因素和条件,但从目前看,也存在许多尚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和困难。首先是有关“民族造型文化”的理论和方法尚未有译著产生。对国外特别是一些多民族国家的理论界和社会各界开展的有关“民族造型文化”的研究情况和活动成果知之甚少,对“民族造型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尚不得其详。单纯地凭我们以往进行民族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来对待民族造型文化研究的课题,将很难适应民族造型文化研究的理论和科学要求。其次是我国的民族造型文化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国民族众多且分布地域较广,很多民族分布零散,大部分地区的民族的造型文化已经从各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中淡化淡出,特别是受市场经济条件开放多元的文化媒体的宣传和冲击,外来强势文化在很多民族地区已经将很多民族造型文化湮没。民族造型文化的有形和无形的载体正在迅速地消失毁弃。商业性的开发和利用也对民族造型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市场化”、“商业化”、“商品化”的导向下,大量民族造型艺术被“改造”、“包装”、“变形”、“整容”,许多毫无民族文化意识和造型意识的“服装设计师”、“建筑设计师”、“旅游产品设计师”滥用、混用、冒用各种民族文化造型的图案、纹样、造型,制造了很多所

谓“民族服装服饰”。这些不伦不类的“民族时装”，无论是观者还是作者，谁也说不清是哪个地区、哪个时代、哪个民族的服装。在建筑风格和饮食文化方面，各种“创新”也使民族建筑造型和民族饮食文化造型受到严重歪曲。这种打着“继承、创新、发展”旗帜的民族造型，给我国民族造型文化的保护、继承、发展、创新带来建设性破坏和发展性破坏，其后果是非常惊人的。经过这些牛唇硬接马嘴式的改造，许多民族文化的精髓变成了糟粕，很多具有历史文化魅力的民族造型文化也逐步丧失其真实的面貌，并被淹没于大量的所谓“创新”作品之中。

引进和开展中国的民族造型文化研究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举措，开展民族造型文化研究对于发掘、继承和弘扬我国 56 个民族和数百个民族支系的传统文化，推进各民族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而就当前而言，在引进民族造型的文化研究这一学科的起步阶段，我们要做的工作之一是：要积极地引进民族造型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我们应组织有兴趣的学者从欧美和日、韩、泰等地，有计划地、系统地将有关著作翻译出来。在介绍国外民族造型文化研究理论体系和方法的同时，还可以组织我国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心理学的学者和工艺美术设计人员、制作人员到民族造型文化研究开展得好的国家去考察访问，实地地观察和学习别国的先进经验和成功做法，实地了解和认识民族造型文化研究的现状和前景。而近期则可将日本、韩国、泰国等近邻国家的民族造型理论成果和应用实例介绍进来。同时也可就一些涉及上述国家的有关民族造型文化的学术性问题展开国际性研讨。如稻作文化的源流及传播路线、传播方式；丝绸之路的起止及传播方式等。当然，也可以从国外邀请有关专家和学术团体、研究机构前来办讲座、办展览，让国内更多的人士了解和关心我们的民族造型文化事业。这样做的效果可以使我们的民族造型研究建立在一个开放的平台上，迅速地缩短我们与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

我们要做的工作之二是：要组织有关的机构，如民族博物馆、民族研究所、工艺美术研究机构、服装设计、民族建筑设计工作者等，对我国

民族造型文化的现有藏品进行普查和登录,力争把现有仍保留着原初形态的民族造型文化的载体完整、全面地保存下来。对一些贫困落后地区的民族传统造型文化,要在扶贫脱困的同时,认真地加以保护。对一些建筑物、服装、服饰、文化庆典、音乐歌舞等,要利用现代化的手段对其基本形态进行录像、照相和实物保留。对一些本民族语言即将消逝的老艺人、老工匠要由民族工作队等进行抢救式的发掘和登录。总之要最大限度地将其现有的民族造型文化研究的对象资料保存下来。

我们要做的工作之三是:要制定一些政策扶持民族造型文化的发展。各级政府,特别是民族自治地区的政府要高度重视民族造型文化的保护与开发,21世纪是以文化取胜的世纪,独具特色、保存完好的民族造型文化是具有极大开发价值的宝库。各级政府都应宣传民族造型文化在民族形成和发展、延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要使民族造型文化成为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的重要手段,而不应错误地把这些文化视为落后的表征而加以否定。云南、贵州、广西、湖南等少数民族(minority)较多,支系分布较散的地方,更应积极行动起来,建立自己的民族造型文化基因库,保护好各自的造型文化资源。

此外,各地也应该利用民族造型文化资源,积极把中华民族的造型文化的文化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其具体的做法可参照日本和韩国成功经验:把民族民间文化资源进行鉴定评级开列清单加以公布,然后再对拥有和从事民族造型文化的器物生产和技艺、艺术表演的人员进行登记、评级和公布。对公布了代表民族造型文化特征的城镇、街区建筑物等由国家 and 地方政府出资保护。对从事民族工艺品和民族传统食品、用具、生产的匠人和工作室,由国家按评审的等级授予国家级“名匠”等荣誉称号,对他们的产品也给予大力地宣传和鼓励,倡导国民去消费。在销售方面也给予一定额度内减免税等优惠。对茶道、插花、柔道、跆拳道等被视为韩日民族文化精粹的项目,则由中央政府每年向有关的文化财团给予一定的资助和扶持。在政府扶持的同时,还通过免税等手段引导私人财团投资文化造型项目,对举办博物馆文化馆类的项目给予减免和冲抵关税目的优惠。而大学里也普遍地开展有关民族

造型文化的理论和工艺技术课程。此外,政府对民间歌舞艺人也给予各种“无形文化财继承者”的称号。政府对建盖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建筑物给予表扬,对穿着本民族服装给予鼓励,具体如节假日期间国家公园免费向着民族服装者开放等。

民族造型文化是一门系统的综合性学科,所涉及的理论和方法十分复杂,引进国外的研究成果,同时积极开展中国特色的民族造型文化研究,还需要有更多有识之士的支持和参与,需要有民族工作者的艰苦努力,更需要有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全社会的热情关注。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的学者投入到这个全新的研究领域来。

序二

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中韩民族造型艺术特别交流展暨国际学术会议综述

谢沫华

(云南民族博物馆馆长)

春风送暖,春意常在。千禧年三月,亚细亚民族造型文化研究所韩国学会会长金英淑教授一行千里迢迢来到中国昆明,与云南民族博物馆、昆明市社会科学院商议联合办展并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的相关事宜,中韩双方一触即合,随之于火热的七月在中国昆明、金秋十月在韩国晋州共同点燃了中韩民族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圣火——“中韩民族造型艺术特别交流展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为增进中韩民族文化的交流、促进两国的传统友谊与相互了解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历史将深情地记下这辉煌的一页。

一、在两地合作办展,推进两国博大精深的民族造型艺术,是弘扬东亚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

民族造型艺术是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各民族在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并传承下来的一种文化现象,也是民族历史发展的有力见证。民族造型艺术来源于各民族,创造于各民族,存活于各民族,是各民族带给人类丰厚而珍贵的民族文化瑰宝。

民族造型艺术的内涵丰富。凡是各民族通过纺织、刺绣、印染、绘